

论地方性知识、群体性知识和原地方性知识

吕乃基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6)

[摘要] 知识在内容上涉及人与自然、人际和人己三大关系,大致相应于普适性、地方性和个人知识,三种知识相互渗透。地方性知识实为群体性知识。知识因认识过程而异。原地方性知识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不是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原地方性知识因其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而具有特定的时空观;在空间上规训个人知识和群体性知识,大多数情况下难以接受普适性知识;在时间上,原地方性知识因其“原”的属性而难以改变,延续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以及伴随人作为“类”的终生。这是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或逻辑判断。由知识论探讨原地方性知识,既丰富知识论的研究领域,也为研究“地方(群体)”的分殊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 地方性知识 群体性知识 原地方性知识 传统文化

20 世纪中叶,波兰尼提出“个人知识”。70 年代,波普尔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把“客观知识”呈现在世人面前。之后,学术界主要关注“隐性知识”与“编码知识”的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延伸,普适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以及二者的关系受到重视^{①②③}。在知识论的扩展与深入过程中,地方性知识在其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是研究地方性知识的理论意义。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各地区之间的摩擦乃至对抗时有发生。历史没有终结,文明冲突不断。其根源除了利益等因素,地方性知识及其扮演的角色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这是研究地方性知识的实践价值。

本文先从本体论和认识论探讨地方性知识,以建立起知识论与经典哲学范畴的关系;然后在知识论框架内探讨地方性知识,提出群体性知识和原地方性知识。在分析原地方性知识与普适性知识、个人知识的关系,特别是与群体性知识的比较中厘清原地方性知识的含义。

一、普适性知识、地方性知识和个人知识

普适性知识、地方性知识和个人知识构成知识按其所属主体而言的三个层次,分别为全人类、群体和个人。可以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理解这三个层次的知识。

(一)本体论视角——人的“三大关系”

本体论视角在此指知识的对象及与之相关联的知识的内容。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知识的内容,如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本文主要指梁漱溟曾论及的人的三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广义上可以扩展到人与物的关系,与他人(个人、群体和“类”)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如幸福感等。

可以从历史和逻辑两方面理解三大关系。从历史上看,人类首先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在特定环境中生存和繁衍;随着工具和私有财产的出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扩展到人与物的关系。与此同时,在人与自然和人与物的关系之上,人际关系浮现,如部落的首领和祭司及其与众人的关系。人己关系也随之显现,如图腾和各种神灵。

一旦人际关系和人己关系显山露水,就具有了对于人与自然(物。下同)关系的两点变化:其一是相对独立性,表现为滞后,即在人与自然关系已然发生变化之时依然如故,如奥格本的“文化滞后

[作者简介] 吕乃基(1945—),上海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科技与社会的关系、知识论、全球化。

① 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张家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年。

② 吴彤:《两种“地方性知识”》,(2017-09-05)[2021-09-17],https://www.sohu.com/a/192579628_472886。

③ 鞠实儿、刘兵主编:《地方性知识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年。

论”,拖累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化,以及“超前”,以某种目的引导和拉动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化,引号之意是在方向上未必一致;其二是拥有居高临下的地位,由上而下干预和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逻辑是历史的积淀和修正。从逻辑上看,三大关系彼此间构成某种阶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三大关系的基础,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必然涉及人际关系,如国际合作和物的分配,以及涉及人己关系,如知与行的能力和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等。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同样和更直接涉及人己关系。这是上向因果关系。反过来,人己关系涵盖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样,人际关系也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高层对低层的随机涨落进行选择。这是下向因果关系。

总体而言,人与自然关系具有普遍性和重复性。自然界的规律,工具等物品使用的基本规则,不因而异,对于各色人等一视同仁,因而可以提炼出对于所有人普遍适用脱嵌的普适性知识。普适性知识在形式上是编码知识。

人际关系涉及单纯的个人与个人的关系、群体内个人间及个人与群体作为整体的关系、群体间关系、群体与个人和人类的关系,以及个人与人类的关系等。地方性知识主要涉及“群”。各种群体拥有不同的经历和对未来的期许,因而分亲疏远近,于是便有形形色色为不同群体所特有的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之“地方”只是借意,在字面上仅涉及群体生存的自然环境和地域。地域可以变迁,公司可以分布在世界各地,总部可以迁移,甚至可以在线上——譬如因疫情——办公和上课,重要的是知识的主体。在此意义上,地方性知识更确切的称谓应是“群体性知识”(下文中如无特别说明,“地方性”的表述均含“群体性”之意,反之亦然)。大学介于地方性和群体性之间,校友遍及世界,这是“群体”;校庆则回到母校,这是“地方”。在表达方式上,群体性知识部分是编码知识,部分是情感之类的隐性知识。

人与自身的关系,个人认知和行为的特点和能力,需求层次的轻重缓急,知识库及其演变,以及个人所好等等,是真正的个人知识,可能终生没有向他人言说的机会,甚至自己也未必觉察。波兰尼的《个人知识》是对个人知识的抽象,已经由编码而成为研读者皆知的普适性知识,真实存在的是你我他的个人知识。个人知识区分为深层和浅层:深层个人知识持久,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浅层个人知识如品尝美食等流动多变。个人知识的表达方式主要是隐性知识。

人的三大关系分别相应于普适性知识、地方性知识和个人知识。三大关系构成阶梯,其中的每一种关系又可以区分出各自的“阶梯”。

先看包括自然界在内的人与物的关系。客体为自然界中的存在物。知识因客体及其存在方式在量子阶梯和相应的运动方式系列中所处的位置高低而异,例如细胞高于分子、原子,生命运动高于化学运动和基本物理运动,意识运动高于生命运动。位置越高,内部运行越是复杂,越是离不开环境输入负熵。生命在于运动,生命在于开放。开放,既在于从环境汲取负熵以克服自身的熵增,也在于与其他客体的功能耦合。在生命科学和脑科学,由于客体的极端复杂性及其对于场景的嵌入性,各个实验室的研究人员难以得到一致的结论而各持己见。简言之,量子阶梯由低到高,运动形式由简单到复杂,客体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由普遍到特殊,可重复到不可重复、确定到不确定。

就量子阶梯和运动形式而言,处于低层的物理学、基本物理运动相对于高层和复杂运动就是普适性知识,意识运动相应于个人知识,处于二者之间则相应于地方性知识。科学哲学界所言之地方性知识主要与此有关,兼及量子力学。客体为人工自然时与上述情况相似。

人际关系的底层是人与人在涉及物时所发生的关系,主要有生产、服务、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在这些环节中和环节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在知识层面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相对来说,这些知识具有较多普适性。高一层次的有教育、医疗和政治、法律等。更高的知识层有伦理、艺术和宗教等。不同群体的组成、由来、目标和所处场景千差万别,形成形形色色的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有些彼此渗透交融和谐相处,有些则画地为界水火不相容,成为文明冲突乃至战争的重要或主要根源。人与物的关系,经济层面的沟通和联系不足以弥合地方性知识的对垒,也难以成为“压舱石”。

人已关系涉及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可以认为是自然界的量子阶梯向人性的延伸。人的生存需求基本相同,都是空气、水和食物,饮食男女。虽然众口难调,但都关系到舌尖,这就是《舌尖上的中国》有高收视率并走向国门的原因——低层知识的普适性。一旦涉及需求层次的高端,就面临个性化,吃饱了就会有100个需求,其中的轻重缓急就关系到价值观,彼此间难有共识。

无论从三大关系整体还是分别来看,相对而言,位于低层的知识刚性,编码清晰,具有相对严格的边界、可重复性和对于高层知识的普适性,换言之,相对于高层具有某种封闭性,或者说较少受到高层的影响。位于高层的知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是生命科学,还有量子力学,本文不涉及)方面,体现为对象的复杂性和实验条件等场景的差异;在人际关系方面,群体形形色色的历史、现状和意向各异,以及场景和语境各异;在人已关系方面,是精神需求不同,因而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地方性知识甚至个人知识。

普适性知识、地方性知识和个人知识既在总体上分别涉及三大关系,又分别对应于人与物、人际和人已每一种关系的低层、中层和高层。

(二)认识论视角

还可以从认识论来理解普适性、地方性和个人知识。在认识之初,个人和不同群体基于各自的立场和知识背景,处于形形色色的场景,即使对于同一对象的认识也会得出有很大差异的结论。这是之所以有个人知识、地方性知识和普适性知识的认识论依据。随后发现不同主体(个人或群体)间以及同一主体对同一对象多次认识之间的重复性。具体而言,可以设置同样的场景,达成共同的语境,以去除认识主体的特殊性,这就是实验,包括思维实验和理想实验。再通过分析和归纳等逻辑推理,去除个人和群体思维中的种种缺陷和情感因素,最终得到抽象普遍的普适性知识。马克思称这一过程为认识的“第一条道路”,普适性知识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抽象的规定”,吉登斯称这一过程为“脱域”。随后再经由“第二条道路”,综合、演绎等逻辑推理,回到特定的场景和语境之中。抽象的“现代性”是干瘪的,终究要回到丰富多彩活生生的现实世界。

认识之初和之终都是地方性和个人知识,不是本体论意义上对象的差异,而是对于同一对象在认识论意义上的差异。认识之初和之终的地方性知识又有所不同:前者是一种“杂多”(黑格尔),不仅与其他地方性和个人知识彼此间难以通约,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顽强抵制普适性知识;认识之终的地方性和个人知识因接受了普适性知识的改造而可以相互理解和包容,达到“内部有差别的一”。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往往经历多次反复,而“政治正确”之类则抛弃普适性知识,走向了相对主义。

将本体论视角与认识论视角结合起来看,这一认识过程在以人与物的关系和人际与人已关系的低层,也就是经济和生理层面时较为明了,较易达成一致;在高层,如怎样理解和处理群己关系,价值判断上的轻重缓急等就很难,虽然有普适性知识,由于在本体论上所处时空场景和语境不同,以及认识的阶段不同,依然会引发尖锐冲突。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甚至水火不相容。

其实,三大关系也好,普适性、地方性和个人知识也好,都是对于形形色色之对象的认识过程的抽象。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并非单属吉尔兹及其学派,波兰尼的“个人知识”也不是波兰尼本人的知识,对地方性知识和个人知识的后续的研究,都是试图对林林总总之“地方”和“个人”的超越,而难以达成一致之处,便是不同程度的个人知识和地方性知识风云际会之地。

从知行关系来看,普适性知识是纯粹的“知”,地方性知识有知有行,知行并重;不同的个人知识中,知与行的权重会有很大差异。地方性和个人知识的表达,后者更趋于隐性。由对象在行动中得到的大数据提炼普遍性,避开以抽象确定的概念描述复杂动态涌现之对象的困境,不再追问所以然,增加“目的”的权重,从而为“知”和隐性知识的表达另辟蹊径,算法和算力则有助于揭示隐性知识的隐秘之处,进而由知通往行,知行合一。通常说知行不一,是指说一套做一套;知行合一,则知与行要一致。此处的知行合一,指知与行同时发生;一旦知行同时进行,自然知行一致。

(三) 普适性知识、地方性知识和个人知识的相互渗透

人的三大关系不可分割,各自所对应的知识同样相互渗透。普适性知识既是人与物之关系、人际关系和人已关系低层的抽象,也是个人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的抽象,去除了主体与对象各自的特殊性,抽离独特的场景和语境的束缚,形成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知识。反过来,普适性知识因其“普适”而必然经由本体论和认识论渗透到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方性知识和个人知识,或者说,地方性知识和个人知识必然或多或少含有普适性知识,这是群体间、个人间以及群体与个人之间相互交流的基础。同样,地方性知识也必然会渗透到并规范个人知识。在当今世界,所有的个人,除了鲁滨孙(后来也有了“星期五”),无不处于形形色色的群体之中,家庭、邻里、学校、同事等等。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此处的“人”即个人,可以从知识的角度理解“社会关系的总和”。纵向来看:其一,在个人知识中必然含有普适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个人之间的区别在于,普适性、地方性和个人知识,各自的内容、彼此间的耦合与权重不同。其二,需求层次的轻重缓急各异。横向,个人所属各个群体的地方性知识,如家庭、社区、供职机构、社会组织,一直到民族和国家(此处也含有“纵向”),各自的内容、彼此间的耦合与权重不一。马克思所言之“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换成各种类型和层次的群体。反之,个人知识及其组合是地方性知识的源泉,个人和地方性知识及其组合共同是普适性知识的源泉。普适性知识确定人之为人,地方性知识和个人知识确定人之为特定的你我他。

相比之下,在人的三大关系中,人与物的关系相对简单,易于脱域(嵌)而提炼出普适性知识;相应于高端需求的人与物的关系虽然较为复杂,个性化且易变,但是由于“物”的普遍性,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炼出普适性知识。人已关系,个人的境遇和思绪千差万别千变万化,最难的是“认识你自己”,关系到人的感受与追求,以及说不清道不明,属于个人知识。个别的人已关系相对而言并不直接影响到人与物的关系和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相应于地方性知识,较之普适性知识因特殊性和嵌入而更复杂,较之个人知识在一定范围具有普适性。地方性知识,在本体论视角以人际关系为主,涉及人与物的关系和人已关系,在知识论的视角位于普适性知识和个人知识之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地方性知识的定义是“关于自然界的精致的知识并不只限于科学。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社会都有丰富的经验、理解和解释体系。地方性知识和本土知识指那些具有与其自然环境长期打交道的社会所发展出来的理解、技能和哲学。对于那些乡村和本土的人,地方性知识告诉他们有关日常生活基本方面的决策。这种知识被整合成包括了语言、分类系统、资源利用、社会交往、仪式和精神生活在内的文化复合体。这种独特认识方式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方面,为与当地相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①。这一定义包含了人的三大关系。以人际关系为主的地方性知识,一端通往以科学为典型的普适性知识,另一端通往个人知识。

二、原地方性知识

由上文可知,存在两类地方性知识:本体论意义的地方性知识,涉及人的三大关系,以其中的人际关系为主体;认识论意义的地方性知识,主要涉及主客体之间对象性关系所处的阶段,即知识相对嵌入于主体、对象和场景。这两类地方性知识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本体论地方性知识之所以有“地方”之别,实际上是主体对于特定对象的认识处于起始或终了阶段的结果,而认识论地方性知识的内容不外乎以人的三大关系为对象。

有必要指出,还存在第三类地方性知识——原地方性知识。

原地方性知识,按上文所述,也可以说是原群体性知识。“原”者,具有共同起源,不是经由招聘或考试,而是生于斯长于斯,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具有或多或少血缘关系。乡亲,“乡”者,地方也;“亲”者,血缘所系。学习和回归方言,更亲的“乡音”,是向更小更原始的原地方性知识的收缩和回

^① 转引自肖显静《走向“第三种科学”:地方性科学》(2017-04-16)[2022-10-11],<http://www.pstruc.org/Article/shi/451.html>。

溯。因而,原地方性知识,较之通常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更具地方性。虽然犹太人散居于世界各地,但还是需要有一块与起源相关之地。上文述及,地方性知识,实则群体性知识,核心是群体,原地方性知识才是原汁原味土生土长乡里乡亲的“地方性”知识。诚如贾平凹所言:家乡对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

(一)原地方性知识的空间(地方)观和时间观

地方的特殊性、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作为人类祖先生存繁衍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对于原地方性知识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形形色色的地理决定论从不同角度说明了这一点。历经20年,美国不得不从阿富汗撤军,除了其他因素外,阿富汗的山区地形也是重要因素。

“地方”有边界。日本近现代的变革被称为脱亚入欧,一“脱”一“入”,意味着“界”的存在。而“叛”亚入欧的夸张说辞,更凸显了原地方性知识对地方的忠诚。曾经的南斯拉夫按民族所在的“原地”一分为六,可见原地方性知识实际上是原住民与“原地”的刚性关联。亨廷顿断言,那些原住民与“地方”边界不一致的“断层国家”(cleft countries)导致原地方性知识扭曲,隐伏着爆发冲突的危险前景。离乡背井,一旦离开了“乡”,就会疏离原地方性知识,春节回乡潮,不仅是与亲人和发小的团聚,而且是对原地方性知识的再肯定。叶落归根,则道出了群体对作为故土的“地方”的依恋。地方,即吉登斯所言之“域”。

一些城市在进行动迁时,十分注重原有街区环境意象与生活内涵的延续,强调更新地区的历史归属感及地方标识性,保存原有的空间氛围和居民——可以认为是较弱意义上的原住民——的同质性,使改造后的街区仍体现原有旧城环境中的一种“场所精神”^①。现在上海等地的动迁同样注重这一点,以延续已经成为原住民生命一部分的地方性知识。此处的地方性知识虽然不是“原”地方性知识,但亦可见“地方”或“域”的重要性。

原地方性知识与人的三大关系存在历史和逻辑上的关联。特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原地方性知识的基础,“那山那人那狗”,在此之上构建人际关系和人己关系。这是“地方”之所以如此重要的根本原因。“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然者,水土异也。”由此再次可见“地方”在原地方性知识中的核心地位。

地方,需要脚踏实地,实地当然是陆地。海洋则是陆地的对立面。海纳百川,大海中无清晰可见的边界,公海更属于人类。以海洋作为“地方”的原地方性知识,必然较之固守一方的原地方性知识更为流动和开放。

再看时间。在如何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之轴上,群体性知识与原地方性知识也有重大区别。前者虽然也注重既往,如校史和企业史,但更重视当下和未来的预期。同时,过往和对未来的预期均位于可以经验的时间之轴之上,往事可以清晰追溯,对未来的预期(如股权)则将个人凝聚到群体之中。相对来说,原地方性知识更在意共同的起源,而起源往往在不同程度上沉浸于历史之中,甚至或多或少带有神话色彩。“欲亡其国,先亡其史。”起源对于原地方性知识的极端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原地方性知识也以对于未来的预期调动个人,只是预期与起源一样,位于时间之轴之外。原地方性知识的主体原住民将原地方性知识的空间与时间融合起来。原住民的人数越是众多,历史越是久远,相当于牛顿定律中的惯性越大,就越具有韧性,改变的可能性越小。这就是原地方性知识对相应主体之演化的路径锁定。

有趣的是,每一个坚守原地方性知识的群体,都在空间上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在时间上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的源头和主流。在此意义上,原地方性知识就是坐井观天的“井”,柏拉图的“洞穴”。原地方性知识的时空观,可以认为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另类注解。

(二)原地方性知识与群体性知识分别与个人知识、普适性知识的关系比较

原地方性知识与个人知识在原初时分同时起步,原地方性知识一旦形成,便规训、约束、引导个

^① 蔡耿生:《城市更新中的历史延续》,《国外建材科技》2005年第2期。

人知识。个人知识则很难改变原地方性知识。在原地方性知识中,压倒一切的是群作为整体与个别成员,也就是原地方性知识和个人知识的关系。即使看来纯粹个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受到原地方性知识作为语境的强烈影响,譬如受到不相干人的干预。原地方性知识对内强调一致性,个人知识须服从原群体性知识,进而淹没于其中。人与物的关系和人已关系也居于次位。研究原始文明的列维-布留尔发现,原始部落往往具有世代相传的“集体表象”。集体表象在每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烙印,先于个体,并久于个体而存在。部落越是原始,集体表象的优势一般也就越强^①。

个人在群体中如果显示出与原地方性知识不同的个人知识,表现出自我意识和独立性,质疑和批判原地方性知识,就会遭到来自群体大多数人的否定和排斥,枪打出头鸟。不认同原地方性知识者,被视为叛徒或某“奸”而为原群体所不齿,甚至在肉体上消灭。在原始社会,个人一旦离开群体,或是被群体驱逐,将难以生存。

基于共同的起源,加上原住民对共同的“地方”的依恋,故而原地方性知识具有群体性知识不可比拟的凝聚力,对于个人具有强大的约束力,个人往往在原地方性知识的框架内看待和理解世界,以与原地方性知识之异同判断是非对错。原地方性知识往往稳定有余,创新不足。

在一般情况下,世界上的每一个个人生来就浸润于特定的原地方性知识之中,原地方性知识成为个人生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个人对于形形色色“后天”的群体性知识大多能从理性出发,保持反思和质疑的能力,但是对于与生俱来的原地方性知识,往往默认以及充斥非理性的情感因素,如归属感、认同感和尊严感,“集体自恋”,甚至置事实与逻辑于不顾。“前意识”和“潜意识”可以说是原地方性知识在个人身上打下的印记。原地方性知识也是集体无意识的重要根源。

雅典人这样向斯巴达人重新保证自己不会向波斯人出卖斯巴达人:“因为即使我们倾向于此,也有许多强有力的考虑禁止我们这样做。首要的是,众神的形象和住所被焚烧和夷为平地,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为此雪耻,而不是同那些犯下如此罪行的人达成协议。其次,希腊种族具有同样的血统和同样的语言,有相同的神庙和献祭;以及我们相似的习俗;雅典人如果背叛这些将不会有好的结果。”^②强有力的担保源于共同的原地方性知识。

原地方性知识对外我行我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原地方性知识彼此间处于竞争状态,此起彼伏,或消亡或延续,无所谓正义与否,春秋无义战。原地方性知识在大多数情况下排斥普适性知识,或选择性为我所用。

群体性知识兼顾个人知识和普适性知识。

群体性知识的群体可以是各种相对固定的社会组织,如公司、学校、政府机构,也可以是临时和相对松散的人群,如剧场里的观众、公共交通的乘客、广场舞参与者等。就公司来说,群体性知识中的成员没有共同的起源,通常由少数成员,如特定的发小、同学、合伙人等制定群体性知识的基本纲领,然后再由招聘等途径吸收其个人知识与群体基本纲领一致者,以强化和完善群体性知识。个体之所以走到一起,在于共同和具体的目标,并且通过工作、学习等活动耦合起来,相互之间是契约或自愿的关系。除了特定的契约关系外,群体性知识对于个人知识没有约束力。个人知识若是与群体性知识不相容,个人可以质疑群体性知识直至离去。不同群体与个人以自己独特的知识展开竞争与合作。个人与群体都有选择权而具有开放性流动性。不同背景的个人带来的差异性与群体共同目标带来的统一性构成群体性知识所特有的张力。差异性过大,群体性知识弱化乃至瓦解;统一性过强,群体性知识缺乏活力而陷于停滞。

群体性知识重视人与物的关系,并将之作为人际关系的基础,如设备厂房、所处地域、财力资源、工资待遇股权,以及顾及成员的人己关系。群体性知识必然较之原地方性知识更多认同普适性知识,以对内协调个人知识,对外在普适性知识的基础上与其他群沟通、合作或竞争。认同越多,合作越广泛和深入。即使在知识上并不完全认同,也可在契约和规则的基础上运行。

①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5、18页。

②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第21页。

表 1 原地方性知识与地方(群体)性知识比较

特征		与个人知识关系	与普适性知识关系
原地方性知识	直接性、先天性和唯一性, 未经和不容置疑。认识论和心理学根源是哺乳动物知行系统	规范个人知识。“集体表象”先于并久于个体。个人在原地方性知识框架内看待世界, 判断是非。原地方性知识与原住民不可分割	在大多数情况下排斥普适性知识, 或选择性为我所用。
地方-群体性知识	后天性和多样性。因个人与群体都有选择权而具有开放性流动性。超越哺乳动物知行系统	除特定契约关系, 群体性知识对个人知识没有约束。个人知识的差异性与群体知识的统一性, 构成群体性知识特有的张力。	认同普适性知识, 以对内协调个人知识, 对外与其他群体性知识交流

(三)原地方性知识之“原”

吉尔兹关于地方性知识的核心是“对理解的理解”,看似如伽达默尔的释义学,一切解释都已经过了解释,一切解释还要再经过解释,实则有根本区别。“对理解的理解”,前一个“理解”指原住民对于起源时所处场景和共同经历的理解,是可以共享的体验,而在这之前不存在可以不断追溯的解释,其本身是“原”解释或理解;后一个“理解”则是研究者如人类学家,以现代人的视野在认识论意义上以当地人关于自身生存状况的理解为对象的理解,以及之后有待不断再经过解释。原理解,就是原地方性知识。“原地方性知识”可以认为是福柯“知识考古学”的组成部分。

原地方性知识不是“认识”的结果,而是认识的先导。原地方性知识如同晶胞,选择或者排斥、修饰对于自身来说外在的普适性知识和群体性知识。一切外在的知识都经由原地方性知识的折射和消化方得以理解、获得、接受、组合、交流,或者被排斥,并或多或少整合到已有的知识库。以原地方性知识之心,度普适性、群体性和个人知识之腹。原地方性知识既然不是认识的结果,故而就具有直接性,未经由反思和质疑;因作为群体生命的一部分而不容许反思和质疑。

在某种程度上,原地方性知识如同拉卡托斯研究纲领中的硬核,所附加的知识相当于保护带。社会中的个体往往参与多个群体,是多个群体性知识的综合,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融入或归属于一个原地方性知识。不同于群体性知识的后天性和多样性,原地方性知识对于个体具有先天性和唯一性,是预设的不容置疑的“立场”。

原地方性知识是原住民在特定的自然界,也就是“原地方”中生存和繁衍,长期共同生活,对外与其他地方原住民展开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构建”起来的。主体与对象、场景彼此嵌入,知识与主体既相互创造,也相互锁定。原地方性知识是该原住民群体的存在方式,原住民群体通过原地方性知识而获得存在的意义,凝聚起来以区分于其他群体。为维系原住民群体的稳定和延续,原地方性知识代代相传。个体在人生早期即受到来自双亲和族人的教育,往往在“起跑线上”就接受进而形成极为牢固而又难以觉察的原地方性知识,以及反过来捍卫原地方性知识。原地方性知识与原住民群体不可分割,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大规模移民和难民会动摇原地方性知识的基石。

原地方性知识之“原”还体现在知行系统上。从人的知行系统及其演化来看,原地方性知识的认识论和心理学根源是人类从哺乳动物继承下来的知行系统^①。

哺乳动物知行系统的主要特点是:其一,嵌入场景。场景,就是(原)地方。有言道,“雄辩廉价,交谈是无价之宝”;类似的说法是,笨蛋讲道理,高手讲故事。此处,雄辩和道理指的是超越场景,抽象,脱嵌;而交谈与故事,必然嵌入于特定的场景之中。邻人偷斧、掩耳盗铃、刻舟求剑、削足适履等等,在这些耳熟能详的成语背后,都有“故事”的力量。其二,思维的直接性和情绪化。一句“近乡情更怯”,道出了对“地方”和“故事”的千思万念。“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爱这片土地(原地方)爱得深沉。”情绪化,不假思索质疑,在情绪支配下直接付诸行动,从“情感-认知-行为”压缩到“情感-行为”。其三,知行合一,乃至实践优位。在实践活动中强调全身心的感受和体验。正是在

① 吕乃基:《人类认知系统的演化与“科技认知-行为系统”》,《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 年第 10 期。

一次次的共同行动中,构建起原地方性知识。

作为人类的直接祖先灵长类,其知行系统的另一特点是群居生活,也就是个体对群体的依赖。在群体内,个体消融在族群之中,与族群共命运,个人知识消融于原地方性知识之中。“乌合之众”的心理学和认识论基础是哺乳动物知行系统。原地方性知识既然源于哺乳动物知行系统,也就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包括哺乳动物在内生物界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和适者生存,包括捍卫和扩大领地。原地方性知识的交界处如同地质板块的交界处,是冲突高发地区。在漫长的历史中,有些原地方性知识消失了,有些则延续至今,并以其强大的惯性延续到未来。

哺乳动物知行系统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伴随着个人的一生,也伴随着人作为“类”从人猿相揖别直至奇点人降生。通常所说的路径锁定,意为为了消除某种习惯所要投入的精力,会远远超过维持现有的习惯所要投入的;更何况哺乳动物知行系统不是习惯,而是人的本质属性。在此意义上,原地方性知识,特别是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者,将伴随人作为“类”的终生。改变原地方性知识,几乎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任务。时至今日,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战争,都可以见证原地方性知识自古穿越至今的强大生命力。

波普尔区分三个世界,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世界3,即由客观知识构成的世界。原地方性知识是非客观知识的“知识”,与客观世界——地方不可分割,与相关的群体——原住民不可分割,三个世界处于原始的混沌状态。

“原”地方性知识,还是“元”地方性知识?近年来,“元”字多见于学术界特别是哲学中,譬如“元”科学、“元”堪、“元”叙事等等,往往具有进一步深化、抽象化和溯源之意。一般而言,“原”“元”有相通之处,但也有区别。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元”会有更改,但总体上保持不变;“原”则必将经历根本变化。在应用到本文的具体语境上,“原”地方性知识,较之“元”地方性知识更为确切,与已有词语原住民之“原”也相一致。

行文至此可知,所谓原地方性知识,实则传统文化。文化是指一种由历史延续下来,被深深地植根于一个民族心中的,无论何时何地何种阶层都无须思索地信奉和认同,并且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始终表现出来的传统精神。文化是一个民族形成和凝聚的原因,也是其中的每一个人的记忆中自然拥有的东西,也是他们回应变化的环境时的天然资源^①。

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汗牛充栋,从知识论视角可以揭示传统文化的更多属性。传统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不是以某种特殊的事物为对象本体论意义上的知识,也不是处于认识的某个阶段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而是原住民所持的原地方性知识。原地方性知识——传统文化,因其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而具有特定的时空观念。传统文化规训个人知识和群体性知识,在大多数情况下难以接受普适性知识。传统文化因其“原”的属性而难以改变,延续动物世界的知行系统,以及伴随人作为“类”的终生。这是事实判断,不是好还是坏的价值判断,也不是可以加以推理的逻辑判断。从当代世界的战争和纷争,如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民族主义,可见原地方性知识顽强的生命力。

在知识论视角,一部人类史,就是原地方性知识与群体性知识、个人知识和普适性知识此消彼长,在博弈与合作中演化的历史。原地方性知识注定与普适性知识并驾齐驱,与人类共命运。

(责任编辑 卢 虎)

^① 葛兆光:《什么地方才最深刻地表现中国特色?》(2022-12-07)[2023-01-14],<https://mp.weixin.qq.com/s/S1TL5XWbJc5Dm-1tGzcEYg>。